

文史资料精选

(第一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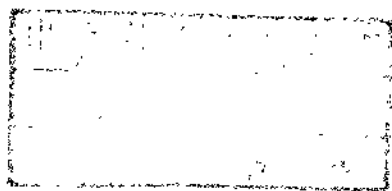
79292

文史资料精选

(第一册)



200213438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庚子——辛丑随銮纪实 岳超(1)

遐庵遗稿 叶恭绰(18)

说清代军机处——说清末西太后

禁卫军之建立与改编 载涛(30)

晚清各种学会概况 孙孟晋(35)

强学会——务农会——丁戊之间的学会

——亚泉学馆——爱国学社——国学保

存会——南社——地图公会、舆地学会

及中国地学会——广学会——附记

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 杨瀚(45)

构怨由来——小白菜与葛品连——流言

是怎样起来的——案情发端——县官初

讯——知府再审——按察巡抚会审——

两上北京告“御状”——钦差会审——提

审起解——刑部大审——海会寺开棺验

10
尸——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终是官
官相护——虎口余生

乾隆年间琐记 溥雪斋(68)

肃顺的贵显——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
——庆亲王奕劻的贪污受贿——小德张
(张兰德)——皇帝出门时的情形——清
朝宗室王公概况

醇亲王府的生活 溥杰(77)

醇亲王府的来历——两代醇亲王的思想
面貌——醇亲王府的组织——醇王府内
的生活——辛亥革命后的醇王府

记庆亲王载振的家庭生活 汪荣宝(142)

珍妃其人 商衍瀛(156)

珍妃的家世与入宫——珍妃与光绪——
珍妃的被禁——珍妃死的前后

清宫太监回忆录 马德清等(162)

难忘的酷刑——“毕五”、“小刀刘”和慎
刑司——进宫和拜师父——入宫后我们
是怎样“受训”的——御前太监的一天生
活——王祥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
——女主的生活——太监的生活——太
监与寺院

关于太监“小德张”的回忆 温宝田(186)

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

人物 梁漱溟(192)

前言——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爱国
自强,反对帝国主义——维新和社会改
革运动——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
艰难及其特殊作风——补记二则

张之洞事迹述闻 张达骧 李石孙(221)

应试居官,参与朝政——两广总督抗法
卫国事略——朝内齟齬,遭受挫折——
任湖广总督时之新政——甲午战争事起
调署两江总督——戊戌政变之态度——
与翁同龢之关系——与李鸿章之关系
——与盛宣怀之关系——与刘春霖之关
系——与张厚琨之关系——与载沣之关
系——与倪文蔚等人之矛盾——与文廷
式之关系——与族侄张宗英——与梁鼎
芬、樊增祥两弟子——与曾国藩之关系
——后记

《新闻报》发家史 陶菊隐(244)

廉价取得《新闻报》,随后又改称英国公
司——福开森的好助手——《新闻报》扶

摇直上的原因——因暗售股权而引起的
反对报界托拉斯风潮——改华商后,《新
闻报》业务仍有发展——内部添设三科,
各有特殊任务——洋旗报应运而生,旧
主人卷土重来

严修与学制改革 王芸生(267)

严修的生存时代和阶级出身——对严修
有影响的几个人——奏开经济特科——
废科举,办学校——学部侍郎四年——
不赞共和不为官——严修的晚年——后
记

关于王芸生先生所撰《严修与学制改革》一文

写给吴觉农先生的一封信(节录) 仁谦(289)

科场回忆录 钟毓龙(294)

漫谈商务印书馆 章锡琛(339)

北京梨园谈往 訥菴(381)

科班及总寓——清代内庭传差——团拜
——宴会——行戏——营业戏地点——
戏班行规——老艺人轶事——附:艺人
本名及艺名表

清末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过 斗恭缙(397)

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 王冠东(405)

西康雅属的袍哥 杨国治(443)

概况——袍哥的混合组织;蒙宴合——
袍哥给地方带来的灾难——袍规一斑
——单刀会和武堂子

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

结局 宁武(461)

绿林各帮概况——日本间谍对胡匪的勾
结和利用——张作霖的出头露面和杜立
山的被消灭

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 刘国兴(475)

旧天津的混混儿 李然犀(489)

源流组织和作风——敛财之道——争行
夺市——打群架、受官刑和其他——上
角、下角及其由来——中年以后的营生
和活动——最后的没落

庚子——辛丑随銮纪实*

岳 超

余为满族人,姓叶赫那拉,与慈禧皇太后同民族,属其侄孙辈,父名伊里布,为清廷御前虎枪侍卫。余9岁入官学攻读,兼习武。17岁时补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慈禧之胞弟)之戈什哈(满语:卫士),故能经常伴随出入府第宫廷。庚子——辛丑间曾随銮往返北京、西安,回忆经过如次。

—

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晨5时许,余照例肩荷英国制十三响快枪,与其他扈从20余人随护桂祥上朝;至神武门时甫6时,即见御前侍卫、太监、宫女等随慈禧、光绪、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自宫内徒步走来。到此上朝^①之各王公大臣约五六十人及随员、侍从等当即就地跪下。桂祥问:“佛爷上哪儿去?”慈禧似怒气犹未消(出走时曾强制珍妃投井),目光炯炯,神色严峻,仅一摆手而未发一言。桂祥即请

* 本文在编入本书时,曾参照惲宝惠、黄曾元诸先生的意见,作了若干订正。

①自京师局势紧张后,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每日上朝即不再走东、西华门而走神武门,直入后宫。

上本人所乘朱轮紫纁^①之大鞍骡车，由桂祥坐在车外。此轿车上部围蓝呢，下围红呢，原为亲贵特种仪仗。光绪乘伦贝子之车，由溥伦跨车外。隆裕及官眷等分乘各王公大臣之车。慈禧衣蓝布大褂，挽“旗头座”式发髻（平常在宫中召见王公大臣时亦曾作此种打扮）。彼年已60有余，因善保养，容色犹好，如40许人。

光绪着青洋绉大褂，手携一赤金水烟袋，神色沮丧，盖国运隆替，自身安危，复不可测；兼之爱妃甫遭毒手，计时遗体尚温；光绪能克制至此，已属不易。

两宫上车后，各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步，踉踉跄跄，随后扈从，形成一色彩纷呈之凌乱纵队，约千余人，尚肃静，经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上午8时许，至西直门，忽下细雨，从者均未携雨具，悉被淋透，踟蹰道中，厥状萧索凄苦。忆当年慈禧乘亮轿或暖轿出入此门时，黄土垫道，銮仪整肃，对对提炉中御香缥缈，檀气氤氲之情形，宛如隔世矣。

出西直门折而北，经通颐和园之御道至高亮桥，慈禧、光绪等下车，入桥头倚虹堂小息。此处小桥流水，曲槛红墙，槐柳成荫，景色宜人，原派有太监看守管理，随时准备慈禧临幸颐和园时在此打尖；南岸有船坞，北岸有码头，慈禧如欲泛舟入颐和园时，即在此处下船。

上午11时左右，到达颐和园，两宫下车入仁寿殿打尖。慈禧每年在此居住时日，较住大内时犹多，故派有总管太监，一切供应，自甚周至。各王公大臣旋入殿叩头问安。慈禧见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等时怫然说：“都是你们闹的！”言时声

① 清制：入八分公以上爵位赐朱轮、紫纁、宝石顶、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马坐褥和门钉。详见本书之《晚清见闻琐记》。

色俱厉。各王顿首，叩地有声，但慈禧亦未再开言。移时，出园，向西北行进。

此时由京先后赶来随銮西行者，有庄亲王载勋、蒙古亲王那彦图，辅国公载澜、载泽、志均、定昌，大学士刚毅、赵舒翘，侍郎溥兴等人，另有兵勇数千护驾。大队过青龙桥、红山口、望儿山、西北旺等地，于下午7时，到达离京70里之贯市，即在此驻蹕宿夜。

贯市为京西北大镇，与羊坊毗连，甚富庶。居民奉伊斯兰教，多李姓，相传为康熙时著名镖师神弹子李五之后，当时在京城前门外仍设有东光裕镖局，如插该局旗号，大江南北无敢劫车者。李姓族长闻御驾至，急戴纓帽出村跪接，迎两宫登清真礼拜寺大殿，甚清洁，立设盛席供上用，同时赶制全新红绸被褥进奉。此外，复连夜预备驼轿三乘，围以黄布，供两宫及皇后乘坐，以免轿车颠簸晃荡之苦。此项雪中送炭之举，竟使慈禧为之色喜，对之赏赉有加；李姓族长被常子四品顶戴，以五品顶戴赏于精壮之回民驼轿把式。

是夜，慈禧宿礼拜寺大殿，光绪及后妃宿东、西房。挂祥总管一切，侍卫把守寺门，并在四周巡逻放哨。王公大臣亦由李姓族长招待饮食，分宿于民房中；其他人则多露宿。

七月二十二日（公历8月16日下同），天明即起驾。出发前，李姓族长将昨晚为两宫特备之被褥分放于驼轿中，又在每轿内放进大银锭10只，每只重50两，一为孝敬，二为压轿，以免行走时摇晃。又在各轿内放点心一大漆盒，供奉不可谓不极尽所能矣。

中午抵南口，稍息打尖。此地因受败兵散勇之骚扰、抢掠，居民多逃入深山，经侍卫、太监等到处寻觅，始获得少量小米及鸡蛋，聊供两宫及后妃熬粥充饥。其他随从人员只得向庄稼

地中讨生活。盖庚子年直隶各地丰收，銮驾所经之地，多尚未收割，遍地杂粮红、瓜菜熟，以是员兵粮食，骡马刍秣，咸无代价取给于是，不付钱，付钱亦无人收。随行者均谓“得天之助，命不该绝”。

过居庸关，经 40 里关沟，迄晚至岔道，山路坎坷难行，骑者均下马。在一小山村驻蹕。除两宫及宫眷住民房，现煮小米粥充饥外，余众多随地露宿，忍饥挨冻，情形相当凄惨。余则坐地倚树假寐而已。

二十三日（17 日）黎明即起，向西续进。经康庄，略事休息，吃小米粥。天又下雨，道路泥泞，跋涉维艰。午后，怀来县在望，但城东有河，值山洪下泄，河水泛滥，复无桥梁可渡。驼轿把式谓“无妨”，可徒涉，由士兵多名于驼轿两侧扶持，激流托轿底，几被冲走。至怀来县东门外，知县吴永率多人郊迎，夹道跪接（为出京以来初见），迎两宫等至县衙休息。吴永年 30 许，外表文弱，斜肩，但甚精干。以一边塞小县，而能肆筵设席，供应自如，颇非易事。此外，并预作布置，不准散兵游勇入城，故城内秩序安堵；随员及卫队入城后食住亦均有所安置。

吴永见慈禧、隆裕均未带御寒衣物，即以其眷属较好棉、夹衣贡奉。慈禧而服汉人衣裳，恐尚系破天荒第一次。

当晚，慈禧召见吴永，温语嘉慰；又询其出身、履历，知为浙江人，系曾国藩孙婿。慈禧对曾印象甚好，爱屋及乌，益加器重，即派吴往西路各州开办传驿，赴前站预备皇差，征调粮食供应，总揽行营一切事务。越数日，又降旨以知府留于原省候补，并先换顶带。回銮后复升任广东道台。

怀来县有四人抬小轿两乘，吴永命连夜用黄布围饰，以备于次日供两宫乘用，较乘驼轿尤胜一筹也。

桂祥有阿芙蓉癖，瘾奇大，随銮离京，事出仓卒，未作准

备，三日来肩担重任，疲于奔命，竟忘此吞云吐雾之举。至怀来县后，稍获喘息，从者忽忆此事，偶一询问，竟触桂突发烟瘾，立即全身瘫软，神智昏迷，吸后始瘥，可发一噓。

二十四日(18日)晨，起驾出怀来城，继续循大道西进。慈禧已传旨径赴宣化府。行10余里，前方忽闪出一彪人马，经查明为甘肃藩台岑春煊前来接驾。岑军称威远军，服黑衣，又号黑衣军，共五营，约2000余人。兵勇多倒背枪，军容不甚整肃。岑广西人，时年约40余，蓄小胡，觐见时，气势颇为强悍。慈禧见有生力军到，当即召见，命岑注意整顿军风纪，加强治安，兼办前路粮台，而以吴永副之。自此沿途地方官始得机会有所准备，供应及时。然岑对吴永颇轻视，不仅不与合作，且常发生摩擦。

岑春煊奉慈禧懿旨整肃军纪，游兵散勇之打家劫舍者，杀不赦。见太监有骑驴者，杀之，因驴为民间物甚明。此种擅杀内官之行为，前此尚属少见，故引起都总管太监李莲英之不满，认为欺君罔上，但慈禧亦未曾置意。武卫军、毅军之散兵游勇横行恣肆，甚于匪盗。有步兵而骑马者，岑辄杀之。一时虽觉其嚣张跋扈，王公大臣为之侧目，而各地秩序则赖是扭转。是日，过沙城，宿保安州。

二十五日(19日)宿鸡鸣驿。自此供应日见充裕，因有岑、吴驰驱前站，地方官不得不悉力报效也。

二十六日(20日)抵宣化府，总兵、知府、知县等率大小官员数十人舁大轿郊迎。慈禧、光绪舍吴永之小轿，改乘四人抬大轿，进南门，驻蹕镇台衙门。沿途未净街，居民但遥遥观看而已。在此整休三日，编成亲军小队，各赏戴金顶，发饷银二两。

慈禧派庆亲王奕劻回京交涉与各国议和，并派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办理议订和约事

宜。惟各国对清室王公不信任，交涉迄无头绪，至闰八月李鸿章自南方到京后始开始谈判。李抵京后住贤良寺，外军派兵为之守卫。

二十九日(23日)自宣化起驾，继续西行。总兵与知府将所乘大轿献出，围以黄缎，改用八人抬轿，加以侍卫及亲军等前护后拥，虽不若在京时銮驾之烜赫整齐，究比前数日仓惶、杂乱情形改善多多矣。过大洋河，越积儿岭(直隶、山西交界处)，至天镇县住宿，此县已备有行轡及供王公大臣住宿之公馆。沿途村镇，均有士绅迎接供奉。

八月初一(8月25日)，过阳高县。初三(27日)到大同府。总兵以下大小官员出城至五十里铺恭迎。入城后，两宫住官衙，供应丰盛，官员随从生活均大有改善。城郊已无散兵游勇踪迹。时江苏巡抚鹿传霖募兵入卫。在此休息二日。慈禧传旨前往山西省城太原府。

八月初五(29日)，自大同府出发，折而南行，过怀仁县、张庄、广武，入雁门关，驻蹕代州；又经原平、崞县，于八月十四日(9月7日)到达忻州。因次日为中秋节，在此休息一日。十六日(9月9日)续进，宿阳曲湾；十七日(9月10日)到达太原府。

山西巡抚毓贤率领省城文武官吏数百人，至城北20里之黄土寨跪迎，打尖后，当晚入城，驻蹕巡抚衙门。太原仓库中尚存有乾隆南游及西巡太原时所用仪仗銮舆，乃取出应用，并新制龙旗24面，以壮观瞻。地方大小官吏，无不尽力报效，金银财帛，衣食服用，应有尽有，几又恢复大内排场。侍卫队伍，渐有秩序，余不再任警卫矣。

八月杪，军机大臣荣禄，自北京取道南路，经保定、石家庄到太原。彼所统率之武卫中军已全部瓦解。与荣同时南奔者

尚有尚书崇绮，惟已在过保定住莲池书院时自缢身死。荣禄抵太原后即奉旨充任首席军机，并命鹿传霖任军机大臣；原军机大臣王文韶（已 70 余岁）在怀来已赶来随扈。李鸿章在京与各国折冲后，每日用电报向慈禧电奏请示；各省钱粮亦奉命改道径送太原行在。山西巡抚毓贤为义和团事件祸首之一，辛丑和约规定即行正法者，旋于次年正月初四执行。

闰八月上旬，石家庄方面传来德法联军突又西进之讯，攻击晋东固关要隘。固关在娘子关迤南不远外，为人晋正道（娘子关为偏道），古称天险，有一夫当关、万人难入之势。幸山西军队早有所准备，敌进攻数日，伤亡千余人，未得逞，退去。然消息传来，两宫及王公大臣闻之均如惊弓之鸟，慈禧决定迁地为良，走为上着，传旨准备起驾离晋，转往陕西省城西安府。

闰八月十九日（10 月 12 日），两宫在太原喘息休养一月之后，重上征途。此次随行人员较前又有增加，军队除八旗兵士外，沿途又有陕军、甘军、川军等肃立道旁，全力警卫。大队日行七十八里，经徐沟县、祁县、平遥县、介休县、灵石县（过韩信岭时，上山、下山 80 里，坡度 30~40 度，历时一天，人困马乏，载货均卸下）、霍州、赵城、洪洞县、平阳府、侯马镇、闻喜县、蒲州府，至风陵渡，改乘长 5 丈、宽丈余之未油饰旧木船渡河。时值九秋，天高气爽，风平浪静，经过甚为顺利。登黄河南岸后，即过潼关入陕，经华阴县、临潼县，于九月初四日（10 月 26 日）到达西安府。全程历时半月。

西安有南院、北院。南院为陕西巡抚衙门，但房屋不若北院之原陕甘总督衙门之宽大华美，后者有房数百间。两宫同住北院，由董福祥部管带五人轮流值班护卫。每日上朝之王公大臣逐渐增至近百。江苏学政瞿鸿机任满来西安，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由京来陕之太监续到不少，均由北路来，据谓较

南路安全云。

过蒲州府时，忽降谕旨，着革去庄亲王载勋爵位；至西安后，又于辛丑正月初三日（1901年2月21日）降旨赐帛^①。盖李鸿章在京议和，条约十二款之第二款第一项即为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祸首诸臣，载勋亦单上有名，特赐帛令自尽也。嗣后又降旨革去端郡王载漪之王爵、辅国公载澜之公爵，发往新疆充军，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又降旨革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翹之职，除刚毅已在途中病故外，赵舒翹着岑春煊监视自尽。

在北京方面，大学士徐桐已病故不问外，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永煜均革职正法。闻当辛丑正月初八日（2月26日）执行时，外人因中国处决大臣，多赴刑场参观行刑经过，并摄影。

慈禧携光绪到长安后，自觉距敌已远，内顾之忧，已至安全地带，一方面谕令李鸿章等不惜任何代价，力求早日缔成和约，一方面不顾各省天灾频仍，兵祸连结，只求继续偏安陕中，养尊处优，令将南漕之米，改以半数折价，交纳现银；半数在徐州附近起岸，由陆路运送西安。两宫在陕驻蹕年余，每日自晨迄晚，长安东郊道上，车辚辚、马萧萧，但见运粮、运银^②大车络绎不绝。关中丰收一年，可以食用三年，但自己亥以还，大旱三载，民多菜色，长安市上，饿殍载道（桂祥家雇一女仆，自谓家中有地两顷，仅为求食而来，不计工资），两宫身处宫禁，耳不聪、目不明，自不关心民命，而王公大臣视而不见，听而不

① 清制：亲王犯死罪不斩首而为“赐帛”。即用白绫数尺令其自尽。

② 运银方法，系用长3尺余、径尺余之原木，对半剖开挖空，嵌放每锭50两之银元宝。每段装10锭，每车装一二十段，名曰“银橛”。

闻，实情无可原，惟知日以慈禧喜闻乐见之事谎告取宠。内官李莲英入陕后更承慈禧之欢，权势日大，卖官鬻爵，多经其手。各省地方官进奉慈禧之贡品，照例另赠李莲英一份，否则则多方刁难。回銮时，用黄色绳带抬运之箱笼为慈禧财物，而用红色绳带者即为李莲英之财物，李之所有竟逾慈禧之半，亦足惊人矣。

慈禧穷奢极欲，由来已久。在西安经年，未计闰亡无日，民不堪扰，一味敲骨吮髓，满足一己之享受。两湖总督张之洞供应稍差，慈禧立派吴永前往坐索压挤。就饮食一项而言，即由总管大臣继禄管理，精益求精，俨然大内作风。行宫通仄，远不若北京后宫之恢宏，然御膳房之规模，仍分为荤局、素局、菜局、饭局、粥局、茶局、酪局、点心局等，每局设管事太监一人，厨司数人至十数人不等。辛丑在陕度夏，慈禧要吃冰镇酸梅汤，关中天气温热，向无存冰，御膳房计无所出。有当地人建议，谓距长安城西南百余里之太白山，为长安八景之一：“太白积雪六月天”，山中有一岩洞，深邃阴凉，内有千年不化之冰。因命地方官每日派人赴太白山运冰，供御膳房用。

慈禧好玩乐，百戏杂陈，亦不感烦腻。西安仅有一低级京戏班，自不合其口味。李莲英物色陕西地方戏班，召入行宫演唱，连以碗碟打花点说书者亦蒙其光顾。有时或与各命妇作牧猪奴之戏以取乐，以金球、元宝作赌注，或写字作画消遣。慈禧年逾花甲，自京至陕辗转数千里，颠沛劳顿，终未见风尘之色。反之，光绪容颜憔悴，若有重忧，从来未见片刻开朗或偶一强作欢笑；谨言慎行，唯恐大祸随时及身。盖慈禧对彼警惕性甚高，周围耳目众多，爪牙密布，光绪之一言一行，慈禧无不立知。

庚子十一月，随驾到陕之辅国公定昌因病身故，奉旨运其灵柩回京安葬，并派员沿途护送照料。定昌兼任神机营帮统，因此由管理神机营大臣桂祥办理运灵事宜。彼时一般人视北行为畏途，以北京为险地，绝少敢经予尝试者，时余正当青年，不计利害，自告奋勇，愿承此差。经桂祥同意，并嘱余便道一窥北京实况，尤嘱注意桂公府情形，令事毕立即返陕复命。

庚子十二月上旬，余化装农民模样，押运定昌灵柩出西安。经潼关渡河，循原道过太原，经大同赴北京。

过宣化府后，情况突见紧张，洋兵调动频繁，骚扰特甚，民不堪命。过居庸关行近北京时，余亦为之经常惊悸不安。据传：中国人见洋人时必须脱帽敬礼，否则即遭毒打，甚至有性命之忧。余顺利押运灵柩至城郊寄庙停放后，即入城通知定公爷之家属，完成任务。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京师市街依旧，景色全非，战迹斑斑，蓬蒿满目，一派亡国景象。八国侵略军已将北京瓜分：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迤南由英军与美军管辖，东直门至西直门迤北由日军管辖，朝阳门迤南由俄军管辖，阜城门迤南由法军管辖，迤北归意军管辖，皇城内由比军管辖。在各国军管地区内之商店住户，均须在门前张挂各该管辖国国旗。例如：东直门至西直门迤北地区内，均悬挂日本太阳旗，并在旗上大书“大日本顺民”字样。早晚扫街、泼水各两次，稍有违犯，即遭毒打。入夜，各户门前得点燃灯笼一个。洋人向中国商店、住户賒买需索，视成寻常。宋及逃亡之王公、大臣、贝勒，被洋人入府抓去，勒逼抬粪、运尸、遛马或作其他劳役者，颇不乏人。